通鑑紀事本末

DS
747
.2
S25538
1873
v.18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3/62
ASIAN COLLECTION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五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司馬懿誅曹爽

魏明帝景初二年　初太祖爲魏公以贊令劉放參軍事孫資皆爲祕書郎文帝卽位更命祕書曰中書以放爲監資爲令遂掌機密帝卽位尤見寵任皆加侍中光祿大夫封本縣侯是時帝親覽萬機數興軍旅腹心之任皆二人管之每有大事朝臣會議常令決其是非擇而行之中護軍蔣濟上疏曰臣聞大臣

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
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祗肅夫
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必慢上埶之常也
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顧無忘之於左右左右忠正
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
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
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
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
端私招朋援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
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

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愛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見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績豈牽近習而已哉然人君不可悉任天下之事必當所付若委之一臣自非周公旦之忠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敝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帝不聽及寢疾深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王宇爲大將

軍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衞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
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爽眞之子肇休之子也
帝少與燕王宇善故以後事屬之劉放孫資久典機
任獻肇心内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
久矣其能復幾放資懼有後害陰圖間之燕王性恭
良陳誠固辭帝引放資入臥内問曰燕王正爾爲對
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誰可任者時惟
曹爽獨在帝側放資因薦爽且言宜召司馬懿與相
參帝曰爽堪其事不爽流汗不能對放躡其足耳之
曰臣以死奉社稷帝從放資言欲用爽懿既而中變

敕停前命放資復入見說帝帝又從之放曰宜爲手
詔帝曰我困篤不能放卽上牀執帝手强作之遂齎
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皆流涕
而出甲申以曹爽爲大將軍帝嫌爽才弱復拜尚書
孫禮爲大將軍長史以佐之是時司馬懿在汲帝令
給使辟邪齎手詔召之先是燕王爲帝畫計以爲關
中事重宜遣懿便道自軹關西還長安事已施行懿
斯須得二詔前後相違疑京師有變乃疾驅入朝
三年春正月懿至入見帝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
君與曹爽輔少子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

所復恨矣乃召齊秦二王以示懿別指齊王芳謂懿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齊王令前抱懿頸懿頓首流涕是日立齊王爲皇太子帝尋殂

孫盛曰聞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口吃少言而沈毅好斷初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己出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其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以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衞悲夫

太子即位年八歲大赦尊皇后爲皇太后加曹爽司

馬懿侍中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諸所興
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爽懿各領兵三千人更
宿殿內爽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諮訪不敢
專行初并州刺史東平畢軌及鄧颺李勝何晏丁謐
皆有才名而急於富貴趨時附埶明帝惡其浮華皆
抑而不用曹爽素與親善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爲腹
心晏進之孫謐斐之子也晏等咸共推戴爽以爲重
權不可委之於人丁謐爲爽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
轉司馬懿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
先來由己得制其輕重也爽從之二月丁丑以司馬

懿爲太傅以爽弟羲爲中領軍訓爲武衛將軍彥爲散騎常侍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闥貴寵莫盛焉爽事太傅禮貌雖存而諸所興造希復由之爽從吏部尚書盧毓爲僕射而以何晏代之以鄧颺丁謐爲尚書畢軌爲司隸校尉晏等依埶用事附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莫敢忤旨黃門侍郎傅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躁銛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免嘏官又出盧毓爲廷尉畢軌復枉奏毓免官衆論多訟之乃復以爲光

祿勳孫禮亮直不撓爽心不便出爲揚州刺史
邵陵厲公正始四年冬十一月宗室曹冏上書曰古
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親
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敝
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疎而並用之故能
保其社稷歷紀長久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
未備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臣竊惟此寢不安席
謹撰合所聞論其成敗曰昔夏商周歷世數十而秦
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
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也秦觀周之敝

以爲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藩衞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胷腹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合之衆五年之中遂成帝業何則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埶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者徒以諸侯彊大磐石膠固故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故賈誼以爲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鼂錯之計削黜諸侯遂

有七國之患蓋兆發高帝釁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
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
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
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遂以陵夷子孫微弱衣食租
稅不預政事至於哀平王氏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
田常之亂宗室王侯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
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
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埶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
帝挺不世之姿擒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旣絕斯豈
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至

於桓靈閹宦用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由是天下鼎沸奸宄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榛藪太祖皇帝龍飛鳳翔埽除凶逆大魏之興於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同匹夫埶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閒厠其閒與相維制

非所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非所以勸進賢能襃異宗室之禮也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是以聖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故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冏冀以此論感寤曹爽爽不能用

八年二月日有食之時尚書何晏等朋附曹爽好變改法度太尉蔣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愼於其朋夫爲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

其綱維以垂於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　大將軍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太傅懿不能禁與爽有隙五月懿始稱疾不與政事

九年大將軍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尚方珍玩充物其家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爲伎樂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其黨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羲深以爲憂數涕泣諫止之爽不聽爽兄弟數俱出遊司農沛

國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邪初清河平原爭界八年不能決冀州刺史孫禮請天府所藏烈祖封平原時圖以決之爽信清河之訴云圖不可用禮上疏自辨辭頗剛切爽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久之復爲并州刺史往見太傅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卿得并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禮曰何明公言之乖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爲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勳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

止忍不可忍冬河南尹李勝出爲荆州刺史過辭太傅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盃而飲粥皆流出霑胷勝曰衆情謂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纔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幷州幷州近胡好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幷州懿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幷州勝復曰當忝荆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向爽等垂泣曰太傅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

爽等不復設備何晏聞平原管輅明於術數請與相見十二月丙戌輅往詣晏晏與之論易時鄧颺在坐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來集鼻上驅之不去何也輅曰昔元凱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此非卜筮所能明也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又鼻者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顛輕

豪者亡不可不深思也願君侯裒多益寡非禮不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輅還邑舍具以語其舅舅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以輅爲狂　太傅懿陰與其子中護軍師散騎常侍昭謀誅曹爽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帝謁高平陵大將軍爽與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皆從太傅懿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出屯洛水浮橋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觀

行中領軍事據羲營因奏爽罪惡於帝曰臣昔從遼
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
事爲念臣言太祖高祖亦屬臣以後事皆自陛下所
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今大
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憲內則僭擬外則專權破
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衞易
以私人根據槃互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
伺察至尊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
陛下便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
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太尉臣濟等皆

以爽爲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衞奏永寧宮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輒敕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羲訓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得懿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爲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爲鹿角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爲衞懿使侍中高陽許允及尚書陳泰說爽宜早自歸罪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爲誓泰羣之子也初爽以桓範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禮之然不甚親也及懿起兵以太后令召範欲使行

中領軍範欲應命其子止之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
範乃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
也範舉手中版以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
欲求見詔書範呵之曰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
開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
不能及遂避側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
矣然駑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範至勸爽兄弟以
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羲曰
此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為邪於今日卿等門戶求貧
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卿與天子相

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也俱不言範又謂羲曰卿別
營近在闕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
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
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羲兄弟默然不從自甲夜至五
鼓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
子丹佳人生汝兄弟㹠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
也爽乃通懿奏事白帝下詔免己官奉帝還宮爽兄
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四角作高樓令人在
樓上察視爽兄弟舉動爽挾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
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愁悶不知爲計戊戌有司

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當付廷
尉考實辭云爽與尚書何晏鄧颺丁謐司隸校尉畢
軌荆州刺史李勝等陰謀反逆須三月中發於是收
爽羲訓晏颺謐軌勝幷桓範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
與張當俱夷三族初爽之出也司馬魯芝留在府聞
有變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及爽解印綬將出主簿
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有司奏
收芝綜治罪大傅懿曰彼各爲其主也宥之頃之以
芝爲御史中丞綜爲尚書郎魯芝之將出呼參軍辛敞
欲與俱去敞毗之子也其姊憲英爲太常羊耽妻敞

與之謀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度之太傅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暱之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事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先是爽辟王沈及泰山羊祜沈勸祜應命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沈遂行及爽敗沈以故吏免乃謂祜曰吾不忘卿前語祜曰此非

始慮所及也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而無子
其父文寧欲嫁之令女刀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爽
爽誅其家上書絕婚强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竊入
寢室引刀自斷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
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
此欲誰爲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
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
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爲乎司馬懿聞而賢之
聽使乞子字養爲曹氏後何晏等方用事自以爲一
時之偉人莫能及晏嘗爲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

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己也選部郎劉陶曄之子也少有口辯鄧颺之徒稱之以爲伊呂陶嘗謂傅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之智者於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何以爲聖玄不復難但語之曰天下之變無常也今見卿窮及曹爽敗陶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管輅之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爲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

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此爲鬼幽二者皆非遐福
之象也何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
莊之書與夏侯玄荀粲及山陽王弼之徒競爲清談
祖尚虛無謂六經爲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
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焉
張溥曰司馬懿少服儒業郡舉上計掾曹操爲
司空辟之以風痺辭爲丞相辟之又辭乃劫取
之爲軍司馬不得已相服從其心薄丞相甚猶
許劭之鄙操也既數發策操貧以霸或謂懿有
狼顧相操又夢三馬同食一槽內懷忌惡賴太

子丕全佑以免丕立懿益見親遂與曹真陳羣
同受顧命輔叡擒孟達於盈旬殄公孫淵於百
日最稱雄決叡殂以芳託懿嘉福之寄重於霍
光陵土未乾甲兵內起曹爽王淩楚王彪等盡
遭族殺爲人臣者當如是乎曹爽元侯眞子少
以謹重爲叡親愛恆父事懿共相幼主不敢專
行及何晏鄧颺丁謐畢軌進用始說爽奪懿權
懿稱疾避爽當日軍國大事政繇司馬曹氏孤
危有西漢哀平之憂爽能挈魁柄歸之公室爲
朱虛東牟計豈不善乃慮無根本士競浮華忽

曹冏强幹之謀何晏等謟附之說尊尊親親一
無所聞徒專制變法樹黨要名此適驅人附懿
烏足以令國中哉晉賈謐之二十四友唐王叔
文王伾之八關十六子其人非盡不肖舉事非
盡失也驟貴多凶虛名生忌矜氣日隆而乘者
不測一朝輕敗禍不旋踵矣懿僞病篤爽等咸
自喜嘉平元正主芳謁高平陵爽與弟羲訓彥
從懿度國內虛卽勒兵據營馳奏爽等罪桓範
勸爽兄弟奉天子走許昌發四方兵自輔爽不
能決身方就第兵已圍守竟坐私先帝才人罪

其黨俱夷三族解兵授人即以兵自殺謀非曹操之挾漢獻愚甚呂祿之信酈兄以豚犢而爲燕雀不死何待司馬懿老賊善詐今年殺爽等明年殺淩彪或玩人於疾病或取人於俄頃誅戮朝貴全用兵術彼無能者曷堪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六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吳易太子

魏邵陵厲公正始二年五月吳太子登卒
三年春正月吳主立其子和爲太子　八月吳主封
子霸爲魯王霸和母弟也寵愛崇特與和無殊尚書
僕射是儀領魯王傅上疏諫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
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鎭四方爲國藩輔宣揚德
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且二宮宜

有隆殺以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吳主不聽

六年春正月吳太子和與魯王同宮禮秩如一羣臣多以為言吳主乃命分宮別僚二子由是有隙衛將軍全琮遣其子寄事魯王以書告丞相陸遜遜報曰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為取禍且聞二宮埶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寄果阿附魯王輕為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為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遜言更以致隙魯王曲意交結當時名士偏將軍朱

績以膽力稱王自至其廨就之坐欲與結好績下地
住立辭不能當績然之子也於是自侍御賓客造爲
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舉國中分吳主聞之假以
精學禁斷賓客往來督軍使者羊衜上疏曰聞明詔
省奪二宮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遠
近悚然大小失望或謂二宮不遵典式就如所嫌猶
宜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
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將謂二宮有不
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解之吳主長女魯班適左護
軍全琮少女小虎適驃騎將軍朱據全公主與太子

母王夫人有隙吳主欲立王夫人爲后公主阻之恐太子立怨己心不自安數譖毀太子吳主寢疾遣太子禱於長沙桓王廟太子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太子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吳主由是發怒夫人以憂死太子寵益衰魯王之黨楊竺全寄吳安孫奇等共譖毀太子吳主惑焉陸遜上疏諫曰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書三四上辭情危切又欲詣都口陳嫡庶之義吳主不悅太常顧譚遜之甥也亦

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等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全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埶以爲埶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埶輕雖疏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埶重也吳芮疏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埶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位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義陳人彘之戒帝既悅懌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魯王與譚有隙芍陂之役譚弟承及張休皆有功全琮子端緒與之爭功

譖承休於吳主吳主徙譚承休於交州又追賜休死太子太傅吾粲請使魯王出鎮夏口出楊竺等不得令在京師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魯王與楊竺共譖之吳主怒收粲下獄誅數遣中使責問陸遜遜憤恚而卒其子抗爲建武校尉代領遜眾送葬東還吳主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抗事事條答吳主意乃稍解

嘉平二年　初會稽潘夫人有寵於吳主生少子亮吳主愛之全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欲豫自結數稱亮美以其夫之兄子尚女妻之吳主以魯王霸結朋

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爲天下笑若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亂乎遂有廢和立亮之意然猶沈吟者歷年峻靜之曾孫也秋吳主遂幽太子和驃騎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本根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心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吳主不聽據與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吳主登白爵觀見甚惡之勑據晃等無事怱怱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各上書切諫據晃

亦固諫不已吳主大怒族誅正象牽據晃入殿據晃猶口諫叩頭流血辭氣不撓吳主杖之各一百左遷據爲親都郡丞晃斥歸田里羣司坐諫誅放者以十數遂廢太子和爲庶人徙故鄣賜魯王霸死殺楊竺流其尸於江又誅全寄吳安孫奇皆以其黨霸譖和故也初楊竺少獲聲名而陸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之別族及竺敗穆以數諫戒竺得免死朱據未至官中書令孫弘以詔書追賜死　冬十一月吳主立子亮爲太子

三年夏四月吳主立潘夫人爲皇后　吳主頗寤太

子和之無罪冬十一月吳主祀南郊還得風疾欲召和還全公主及侍中孫峻中書令孫弘固爭之乃止

四年春正月吳主立故太子和爲南陽王使居長沙仲姬子奮爲齊王居武昌王夫人子休爲琅邪王居虎林　吳潘后性剛戾吳主疾病后使人問孫弘以呂后稱制故事左右不勝其虐伺其昏睡縊殺之託言中惡後事泄坐死者六七人　夏四月吳主殂太子亮卽位太傅恪不欲諸王處濱江兵馬之地乃徙齊王奮於豫章琅邪王休於丹陽奮不肯徙又數越

法度恪爲牋以遺奮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仇讎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太彊輒爲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爲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預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芽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殷勤科禁嚴峻其所戒敕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

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
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恭順
之節下存前世驕恣荒亂之王以爲警戒而聞頃至
武昌以來多違詔敕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
室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
私殺事不明白中書楊融親受詔敕所當恭肅乃云
正自不聽禁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小大驚怪莫不寒
心里語曰明鑑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
以魯王爲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禮朝廷如此則
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

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爲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敕不行於藩臣邪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則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病者能甘之忠言逆耳唯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慺慺欲爲大王除危殆於萌芽廣德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願蒙三思王得牋懼遂移南昌

五年冬十月孫峻殺諸葛恪　齊王奮聞諸葛恪誅下住蕪湖欲至建業觀變傅相謝慈等諫奮殺之坐廢爲庶人徙章安南陽王和妃張氏諸葛恪之甥也

先是恪有徙都之意使治武昌宮民間或言恪欲迎
和立之及恪被誅丞相峻因此奪和璽綬徙新都又
遣使者追賜死初和妾何氏生子皓諸姬子德謙俊
和將死與張妃別妃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亦自
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字孤遂撫育皓及其三弟
皆賴以獲全

張溥曰孫權長子登居己茂美長近雋德次子
慮臨事奉法敬納師友年並不長第三子和以
母王夫人寵愛得立太子然岐嶷有智承師涉
學盛見稱述即登臨終上疏亦言和仁孝聰哲

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繫民望足明令器之譽內外無間不意權忽寵霸生其疑貳廢死相繼禍酷驪姬夫家有賢子短命早終生人大哀幸繼者好學下士能奉宗廟當教誨保護爲計長久乃偏愛辟諫啟嫌二宮梁武帝忌太子統死而不忘吳大帝惡太子和廢不以罪親子仁賢獨忍棄割豈人情哉魯王霸和之同母弟與全寄吳安孫奇楊竺等日譖毀和使權知其不善黜遠於外太子得全霸亦可無死猥惑羣小先幽閉和朱據屈晃泥頭詣闕杖之一百陳正陳

象上書苦諫竟至族誅無道之君先殺諫臣夫聞有族刑者權號人傑何昬亂若此和徙故鄣權復怒霸賜死殺楊竺等無遺本權之意恐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為天下笑不知其大惑尤甚袁紹欲舍譚而立尚劉表欲舍琦而立琮雖各惑後妻之言望少子能勝大事未嘗身行廢殺也權立和寵霸自構家禍又用刃不恕紹表失之疑權失之斷愚而不仁其事同其失倍矣權自黃龍稱帝以來耄過屢聞呂壹典校大臣日疎誅壹之後性益果殺太子未

廢吾粲先戮陸遜憂卒以所不愛及其所愛情勢必極唐太宗廢太子承乾幽魏王泰而立晉王治其意亦效權之廢和殺霸而立亮此固衰朝之舉非英主之略烏足法哉孫峻當國殺諸葛恪和亦從新都死張妃從義何姬字孤咸以節顯權有女魯班巧於譖訴逼死王夫人毀廢太子又說孫峻殺朱公主同室誅夷彼實造之牝晨家索其是類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六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七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諸葛恪寇淮南 孫綝逆節附

魏邵陵厲公嘉平三年冬十一月吳主以太子亮幼小議所付託孫峻薦大將軍諸葛恪可付大事吳主嫌恪剛很自用峻曰當今朝臣之才無及恪者乃召恪於武昌恪將行上大將軍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時

咸謂之失言
虞喜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
難也兼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呂侯國之
元者志度經遠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
此元遜之疏機神不俱者也若因十思之義廣諮
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隕
身殿堂死於凶豎之刃世人奇其英辯造次可觀
而哂呂侯無對爲陋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
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
禦之精嚴垂發而費禕方與來敏對棊意無厭倦

敏以爲必能辦賊言其明略內定貌無憂色也況
長寧以爲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蜀爲蕞爾之
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己有
餘晏然無戚斯乃禕性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爲降
人郭脩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往聞
長寧之甄文偉今覩元遜之逆呂侯二事體同皆
足以爲世鑑也

恪至建業見吳主於臥內受詔牀下以大將軍領太
子太傅孫弘領少傅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殺生
大事然後以聞爲制羣官百司拜揖之儀各有品序

又以會稽太守北海滕胤爲太常胤吳主壻也
四年春二月吳主病困召諸葛恪孫弘滕胤及將軍
呂據侍中孫峻入臥內屬以後事夏四月吳主殂孫
弘素與諸葛恪不平懼爲恪所治祕不發喪欲矯詔
誅恪孫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於坐中殺之乃發喪
謚吳主曰大皇帝太子亮卽位大赦改元建興閏月
以諸葛恪爲太傅滕胤爲衞將軍呂岱爲大司馬
初吳大帝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其後入寇淮南敗以
內船遂廢不復治冬十月太傅恪會衆於東興更作
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將軍全端守

西城都尉吕略守東城引軍而還鎭東將軍諸葛誕言於大將軍師曰今因吳内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是時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鎭南將軍毋丘儉等各獻征吳之計朝廷以三征計異詔問尚書傅嘏嘏對曰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埸觀釁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之爲寇幾六十年矣君臣相保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要堅城

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特重密間諜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衆以臨巨險此爲希幸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埆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

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偪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僞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匱故曰敵逸能勞之飽能飢之此之謂也司馬師不從十一月詔王昶等三道擊吳　十二月王昶攻南郡毋丘儉向武昌胡遵諸葛誕率衆七萬攻東興甲寅吳太傅恪將兵四萬晨夜兼行救東興胡遵等敕諸軍作浮橋以度陳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諸葛恪使冠軍將軍丁奉與呂據留贊唐咨爲前部從山西上奉謂諸將曰今諸軍

行緩若賊據便地則難以爭鋒我請趨之乃辟諸軍使下道奉自率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卽至東關遂據徐塘時天雪寒胡遵等方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謂其下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皆解鎧去矛戟但兜鍪刀楯倮身緣堨魏人望見大笑之不卽嚴兵吳兵得上便鼓譟斫破魏前屯呂據等繼至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絕自投於水更相蹈藉前部督韓綜樂安太守桓嘉等皆沒死者數萬綜故吳叛將數爲吳害吳大帝常切齒恨之諸葛恪命送其首以自大帝廟獲車乘牛馬

驢騾各以千數資器山積振旅而歸
五年春正月光祿大夫張緝言於師曰恪雖克捷見
誅不久師曰何故緝曰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求不死
得乎　二月吳軍還自東興進封太傅恪陽都侯加
荆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恪遂有輕敵之心復欲出
軍諸大臣以爲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
夫蔣延固爭恪命扶出因著論以諭衆曰凡敵國欲
相吞即仇讎欲相除也有讎而長之禍不在己則在
後人不可不爲遠慮也昔秦但得關西耳尚以幷吞
六國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

國不能半也然今所以能敵之者但以操時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及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淩續自隕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聖人急於趨時誠謂今日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爲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創痍介冑生蟣蝨將士厭困苦

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
鑑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
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反側所慮如
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沒志
畫不立貴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耳衆人雖皆
心以爲不可然莫敢復難丹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
以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遏東關之計計未施行
今公輔贊大業成先帝之志寇遠自送將士憑賴威
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
之福邪宜且案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

出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爲不安恪題論後爲書答友曰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熟省此論可以開悟矣滕胤謂恪曰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出摧彊敵名聲振於海內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不如案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事以衆濟衆苟不悅君獨安之恪曰諸云不可皆不見圖算懷居苟安者也而子復以爲然吾何望乎夫以曹芳闇劣而政在私門彼之民臣固有離心今吾

因國家之資籍戰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哉三月恪大發州郡二十萬衆復入寇以滕胤爲都下督掌統留事　夏四月吳諸葛恪入寇淮南驅略民人諸將或謂恪曰今引軍深入疆埸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五月還軍圍新城詔太尉司馬孚督諸軍二十萬往赴之大將軍師問於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彊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

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幷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敕毋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陳泰進至洛門姜維糧盡退還揚州牙門將涿郡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

者雖降家不坐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爲相語條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爲信乃投其印綬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特乃投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爲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鬬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會大暑吳士疲勞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爲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而恥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以軍事迕恪恪立奪其兵斥還建業都尉蔡林數陳軍計

恪不能用策馬來犇諸將伺知吳兵已疲乃進救兵
秋七月恪引軍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
或見略獲存亡哀痛大小嗟呼而恪晏然自若出住
江渚一月圖起田於潯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此
眾庶失望怨讟興矣汝南太守鄧艾言於司馬師曰
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
埶足以違命諸葛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
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眾頓
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由也昔子
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猶敗況恪才非

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八月吳軍還建業諸葛恪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卽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數妄作詔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更罷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竦息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敕兵嚴欲向青徐孫峻因民之多怨眾之所嫌構恪於吳主云欲爲變　冬十月孫峻與吳主謀置酒請恪恪將入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又家數有妖怪恪疑之旦日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乃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

後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意恪曰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以書示滕胤胤勸恪還恪曰兒輩何能爲正恐因酒食中人耳恪入劍履上殿進謝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孫峻曰使君病未善平有常服藥酒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齎酒數行吳主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武衞之士皆趨上殿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恪二子竦建聞難載其

母欲來犇峻使人追殺之以葦席裹恪尸篾束腰投
之石子岡又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孫壹軍殺
恪弟奮威將軍融於公安及其三子恪外甥都鄉侯
張震常侍朱恩皆夷三族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
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以
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
之怒不宜訖情盡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
之罪以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罪積惡盈
自致夷滅父子三首梟市積日觀者數萬詈聲成風
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人情之於

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憯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惟陛下敦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大哉昔欒布矯命彭越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爲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

書冒昧陳聞乞聖明哀察於是吳主及孫峻聽恪故
吏斂葬初恪少有盛名大帝深器重之而恪父瑾常
以爲戚曰非保家之主也父友奮威將軍張承亦以
爲恪必敗諸葛氏陸遜嘗謂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
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接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
乎下非安德之基也漢侍中諸葛瞻亮之子也恪再
攻淮南越巂太守張嶷與瞻書曰東主初崩帝實幼
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有周公之才猶有
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
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

任下人又今以垂没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筭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也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邪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爲不晚願深採察恪果以此敗吳羣臣共議上奏推孫峻爲太尉滕胤爲司徒有媚峻者言曰萬機宜在公族若承嗣爲亞公聲名素重衆心所附不可量也乃表峻爲丞相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又不置御史大夫由是士人失望滕

胥女爲愘子竦妻胥以此辭位孫峻曰鯀禹罪不相
及滕侯何爲峻與胥雖內不沾洽而外相苞容進胥
爵高密侯共事如前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孫峻驕矜淫暴國人側目司馬
桓慮謀殺峻立太子登之子吳侯英不克皆死
二年秋七月吳將軍孫儀張怡林恂謀殺峻不克死
者數十人全公主譖朱公主於峻曰與儀同謀峻遂
殺朱公主
甘露元年秋九月孫峻使驃騎將軍呂據及車騎將
軍劉纂鎭南將軍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

以圖青徐峻餞之於石頭遇暴疾以後事付從父弟偏將軍綝峻卒吳以綝爲侍中武衛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召呂據等還呂據聞孫綝代孫峻輔政大怒與諸督將連名共表薦滕胤爲丞相綝更以胤爲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胤欲共廢綝冬十月丁未綝遣從兄憲將兵逆據於江都使中使勅文欽劉纂唐咨等共擊取據又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晏告喻胤宜速去意胤自以禍及因留融晏勒兵自衛召典軍楊崇將軍孫咨告以綝爲亂迫融等使有書難綝綝不聽表言胤反許將軍劉承

以封爵使率兵騎攻圍肩肩又刼融等使詐爲詔發兵融等不從皆殺之或勸肩引兵至蒼龍門將士見公出必委綝就公時夜已半肩恃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宮乃約令部曲說吕侯兵已在近道故皆爲肩盡死無離散者肩顔色不變談笑如常時大風比曉據不至綝兵大會遂殺肩及將士數十人夷肩三族己酉大赦改元太平或勸吕據犇魏者據曰吾恥爲叛臣遂自殺 十一月吳孫綝遷大將軍綝負貴倨傲多行無禮峻從弟憲嘗與誅諸葛恪峻厚遇之官至右將軍無難督平九官事綝遇憲薄於峻時憲怒與將

軍王惇謀殺綝事泄綝殺惇憲服藥死
二年夏四月吳主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孫綝表奏
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十八已下十五以上三千餘
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使將之日於苑中較
習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又數出中書視大帝時
舊事問左右侍臣曰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
但令我書可邪
三年秋八月吳孫綝以吳主親覽政事多所難問甚
懼返自鑊里遂稱疾不朝使弟威遠將軍據入蒼龍
門宿衛武衛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闓分屯諸

營欲以自固吳主惡之乃推朱公主死意全公主懼
曰我實不知皆朱據二子熊損所白是時熊爲虎林
督損爲外部督吳主皆殺之損妻卽孫峻妹也綝諫
不從由是益懼吳主陰與全公主及將軍劉承謀誅
綝全后父尚爲太常衞將軍吳主謂尚子黃門侍郞
紀曰孫綝專執輕小於孤孤前勑之使速上岸爲唐
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事見淮南王叛又委罪於
朱異擅殺功臣不先表聞築第橋南不復朝見此爲
自在無所復畏不可久忍今規取之卿父作中軍都
督使密嚴整士卒孤當自出臨橋率宿衞虎騎左右

無難一時圍之作版詔敕綝所領皆解散不得舉手正爾自當得之卿去但當使密耳卿宣詔卿父勿令卿母知之女人旣不曉大事且綝同堂姊邂逅漏泄誤孤非小也紀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母母使人密語綝九月戊午綝夜以兵襲尚執之遣弟恩殺劉承於蒼龍門外比明遂圍宮吳主大怒上馬帶鞬執弓欲出曰孤大皇帝適子在位已五年誰敢不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攀止之不得出歎咤不食罵全后曰爾父憒憒敗我大事又遣呼紀紀曰臣父奉詔不謹負上無面目復見因自殺綝使光祿勳

孟宗告太廟廢吳主爲會稽王召羣臣議曰少帝荒
病昏亂不可以處大位承宗廟已告先帝廢之諸君
若有不同者下異議皆震怖曰唯將軍令綝遣中書
郎李崇奪吳主璽綬以吳主罪班告遠近尚書桓彝
不肯署名綝怒殺之典軍施正勸綝迎立琅邪王休
綝從之己未綝使宗正楷與中書郎董朝迎琅邪王
於會稽遣將軍孫耽送會稽王亮之國亮時年十六
徙全尚於零陵尋追殺之遷全公主於豫章冬十月
戊午琅邪王行至曲阿有老公遮王叩頭曰事久變
生天下喁喁願陛下速行王善之是日進及布塞亭

孫綝以瑯琊王未至欲入居宮中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選曹郎虞汜曰明公爲國伊周處將相之任擅廢立之威將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大小踊躍自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羣下搖蕩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綝不懌而止汜翻之子也綝命弟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瑯邪王於永昌亭築宮以武帳爲便殿設御坐己卯王至便殿止東廂孫恩奉上璽符王三讓乃受羣臣以次奉引王就乘輿百官陪位綝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於道側王下車答拜卽日御

正殿大赦改元永安孫綝稱草莽臣詣闕上書上印綬節鉞求避賢路吳主引見慰諭下詔以綝爲丞相荆州牧增邑五縣以恩爲御史大夫衞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孫據幹闓皆拜將軍封侯又以長水校尉張布爲輔義將軍封永康侯先是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琅邪王其妻習氏諫之衡不聽琅邪王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及琅邪王即位李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吾欲犇魏何如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目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

出妻曰瑯邪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吳主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敗夫射鉤斬袪在君爲君其遣衡還郡勿令自疑又加威遠將軍授以棨戟己丑吳主封故南陽王和子皓爲烏程侯羣臣奏立皇后太子吳主曰朕以寡德奉承洪業涖事日淺恩澤未敷后妃之號嗣子之位非所急也有司固請吳主不許孫綝奉牛酒詣吳主吳主不受賫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

自爲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
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告吳主吳
主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戊戌吳主詔曰大將軍
掌中外諸軍事事統煩多其加衞將軍御史大夫恩
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或有告綝懷怨侮上欲圖
反者吳主執以付綝綝殺之由是益懼因孟宗求出
屯武昌吳主許之綝盡敕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
令裝載又取武庫兵器吳主咸令給與綝求中書兩
郎典知荆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吳主特
聽之其所請求一無違者將軍魏邈說吳主曰綝居

養兵復奮不忘討賊諸葛恪佐吳主亮亦亟亟以伐魏爲事蓋祖叔父之志討天下之惡埶名固甚正也然街亭之役亮明罰思過民忘其敗再表出師惟期鞠躬盡瘁不敢計成敗利鈍屯田渭南戰守並裕恪則陵上滅下小勝而驕東興戰捷功繇丁奉恪遽輕敵興兵不已新城頓挫憤倨自放才非將帥慮乏公誠日朘民以求勝欲無禍得乎孫峻孫堅弟靜之曾孫以膽決事權權衰老議託太子峻獨薦恪才出朝臣右可屬大事權殂孫弘謀誅恪峻告恪殺之兩人

相親厚若此宜永好無間峻忽因民怨置酒手殺恪子弟親黨盡夷三族屠戮之慘深於不共蓋其險害性成安忍無親已非一日恪愚不覺爾峻旣殺恪淫暴益甚私通全公主魯班殺故太子和及朱公主國人側目孫英等謀討不克俱死後石頭心痛史云峻年三十八夢爲恪所擊恐懼病亡然身爲大慝淫刑無忌終於寢戶不伏歐刀疑天報施者未盡也司馬懿殺曹爽曹彪師殺李豐張緝夏侯玄血流都市咸保令終意天於是時實寬賊臣孫峻亦可無誅乎孫

綝與峻同祖峻死以後事付綝令不出於國君入則違於衆望呂據滕胤結約廢綝舉非不順獨恨倉卒定謀期會相失死而無濟主亮憤綝專恣與全公主全尚劉承決議誅討尚妻不密臣死主廢謀及婦人宜其敗也孫休權第六子主亮之兄綝廢亮迎休適協乘龍之夢曲阿老公勸休速行近於漢宋昌之贊代王綝欲居宮中虞汜抗言乃止議論有功豈讓陸賈說平勃哉休惡綝不臣召丁奉張布斬之席上其秦子嬰齋宮之舉乎宋文帝爲徐羨之傅亮謝晦所

立卽位行誅意不少赦亦違師晉惠近法孫休
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七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八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魏滅蜀

魏邵陵厲公嘉平五年漢衞將軍姜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每欲興軍大舉大將軍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不如且保國治民謹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爲希冀徼倖決成敗於

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及禕死維得行其志乃將
數萬人出石營圍狄道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夏四月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
於漢六月姜維寇隴西　冬十月漢姜維自狄道進
拔河間臨洮將軍徐質與戰殺其盪寇將軍張嶷漢
兵乃還
二年秋七月姜維復議出軍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
以爲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率車騎將軍夏侯
霸及翼同進八月維將數萬人至枹罕趨狄道征西
將軍陳泰敕雍州刺史王經進屯狄道須泰軍到東

西合埶乃進泰軍陳倉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漢人
戰不利經輒渡洮水泰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
率諸軍以繼之經已與維戰於洮西大敗以萬餘人
還保狄道城餘皆犇散死者萬計張翼謂維曰可以
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大功爲蛇畫足維大怒遂
進圍狄道辛未詔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陳
泰幷力拒維戊辰復以太尉孚爲後繼泰進軍隴西
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蜀衆太盛將軍以烏合之卒繼
敗軍之後當乘勝之鋒殆必不可古人有言蝮蛇螫
手壯士解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

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敝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云修櫓轒轀三月乃成距堙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遠入之利也今維孤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勢

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埶臨其項領
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是遂進
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
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至皆憤踊維不意救兵
卒至緣山急來攻之泰與交戰維退泰引兵揚言欲
向其還路維懼九月甲辰維遁走城中將士乃得出
王經歎曰糧不至旬向非救兵速至舉城屠裂覆喪
一州矣泰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守并治城壘
還屯上邽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
希簡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大將軍昭曰陳征西沈

勇能斷荷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
簡上事必能辦賊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姜維退
駐鍾提
甘露元年春正月姜維進位大將軍　夏六月姜維
在鍾提議者多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安西將軍
鄧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士卒彫殘倉廩空虛百
姓流離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埶我有虛弱之實
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
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
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從南

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爲之外倉五
也賊有黠計其來必矣　秋七月姜維復率衆出祁
山聞鄧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
以拒之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
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以艾爲鎮西將軍都督隴
右諸軍事維與其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
期不至故敗士卒星散死者甚衆蜀人由是怨維維
上書謝求自貶黜乃以衞將軍行大將軍事
二年冬十二月姜維聞魏分關中兵以赴淮南欲乘
虛向秦川率數萬人出駱谷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

多而守兵少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司馬望及安西將軍鄧艾進兵據之以拒維維壁於芒水數挑戰望艾不應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中散大夫譙周作仇國論以諷之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彊者其術何如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無憂者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句踐卹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或曰曩者項彊漢弱相與戰爭項羽與漢約分鴻溝各歸息民張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曰當商周之際王侯世尊

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高安能仗劍鞭馬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埶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民之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五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

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

三年春二月姜維退還成都復拜大將軍　初漢昭烈留魏延鎭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及姜維用事建議以爲錯守諸圍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聽敵入平重關頭鎭守以捍之令游軍旁出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運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

於是漢主令督漢中胡濟卻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

四年尚書令陳祗以巧佞有寵於漢主姜維雖位在祗上而多率衆在外希親朝政權任不及祗秋八月丙子祗卒漢主以僕射義陽董厥爲尚書令尚書諸葛瞻爲僕射

元皇帝景元二年冬十月漢主以董厥爲輔國大將軍諸葛瞻爲都護衛將軍共平尚書事以侍中樊建爲尚書令時中常侍黃皓用事厥瞻皆不能矯正士大夫多附之唯建不與皓往來祕書令郤正久在內

職與皓比屋周旋三十餘年澹然自守以書自娛旣不爲皓所愛亦不爲皓所憎故官不過六百石而亦不罹其禍漢主弟甘陵王永憎皓皓譖之使十年不得朝見吳主使五官中郎將薛珝聘於漢及還吳主問漢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爲至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珝綜之子也

三年秋八月大將軍姜維將出軍右車騎將軍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少於

寇用之無厭將何以存　冬十月維入寇洮陽鄧艾與戰於侯和破之維退住沓中初維以羈旅依漢身受重任興兵累年功績不立黃皓用事於中與右大將軍閻宇親善陰欲廢維樹宇維知之言於漢主曰皓奸巧專恣將敗國家請殺之漢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每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漢主敕皓詣維陳謝維由是自疑懼返自洮陽因求種麥沓中不敢歸成都

司馬昭患姜維數爲寇官騎路遺求爲刺客入蜀從事中郎荀勖曰明公爲天下宰宜仗正義以伐違

貳而以刺客除賊非所以刑于四海也昭善之勖爽
之曾孫也昭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爲不可獨司隸
校尉鍾會勸之昭諭衆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
治兵繕甲以擬二虜今吳地廣大而下溼攻之用功
差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
進此滅虢取虞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
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
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
中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
乃以鍾會爲鎭西將軍都督關中征西將軍鄧艾以

爲蜀未有釁屢陳異議昭使主簿師纂爲艾司馬以諭之艾乃奉命姜維表漢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窺進取宜並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之橋頭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啓漢主寢其事羣臣莫知

四年夏五月詔諸軍大舉伐漢遣征西將軍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趣甘松沓中以連綴姜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自祁山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鍾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趣漢中以廷尉衛瓘持節監艾會軍事行鎭西軍司瓘覬之

子也會過幽州刺史王雄之孫戎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爲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或以問參相國軍事平原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寔笑而不答　秋八月軍發洛陽大賚將士陳師誓衆將軍鄧敦謂蜀未可討司馬昭斬以徇漢人聞魏兵且至乃遣廖化將兵詣沓中爲姜維繼援張翼董厥等詣陽安關口爲諸圍外助大赦改元炎興敕諸圍皆不得戰退保漢樂二城城中各有兵五千人翼厥比至陰平聞諸葛緒將向建威留住月餘待之鍾會率諸軍平行至漢中九月

鍾會使前將軍李輔統萬人圍王含於樂城護軍荀愷圍蔣斌於漢城會徑過西趣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墓初漢武興督蔣舒在事無稱漢朝令人代之使助將軍傅僉守關口舒由是恨鍾會使護軍胡烈爲前鋒攻關口舒詭謂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爲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爲功我以出戰克敵爲功請各行其志遂率其衆出僉謂其戰也不設備舒率其衆迎降胡烈烈乘虛襲城僉格鬬而死僉肜之子也鍾會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大得

庫藏積穀鄧艾遣天水太守王頎直攻姜維營隴西太守牽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兵還欣等追躡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諸葛緒已塞道屯橋頭乃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緒後緒聞之卻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卻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還至陰平合集士眾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白水遇廖化張翼董厥等合兵守劍閣以拒會

冬十月鄧艾進至陰平簡選精銳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趣成都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引

軍向白水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埶密白緒畏懦不進
檻車徵還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
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鄧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
乘之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
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出其不意劍
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
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
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
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
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

軍拒艾至涪停住不進尚書郎黃崇權之子也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再三言之至於流涕瞻不能從艾遂長驅而前擊破瞻前鋒瞻退住緜竹艾以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琊王瞻怒斬艾使列陳以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引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叱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斬瞻及黃崇瞻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爲策馬冒陳而死漢人不意魏兵卒至

不爲城守調度聞艾已入平土百姓擾擾皆迸山野
不可禁制漢主使羣臣會議或以爲蜀之與吳本爲
盟國宜可犇吳或以爲南中七郡阻險斗絶易以自
守宜可犇南光祿大夫譙周以爲自古以來無寄他
國爲天子者今若入吳國亦當臣服且治政不殊則
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幷吳吳
不能幷魏明矣等爲稱臣爲小孰與爲大再辱之恥
何與一辱且若欲犇南則當早爲之計然後可往今
大敵已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
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或曰今艾已不遠恐不

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受之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以大義爭之衆人皆從周議漢主猶欲入南狐疑未決周上疏曰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爲猶數反叛自丞相亮以兵威偪之窮乃率從今若至南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其叛必矣漢主乃遣侍中張紹等奉璽綬以降於艾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漢主不聽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

後自殺張紹等見鄧艾於雒艾大喜報書褒納漢主
遣太僕蔣顯别勑姜維使降鍾會又遣尚書郎李虎
送士民簿於艾戸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甲士十萬
二千吏四萬八艾至成都城北漢主率太子諸王及
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艾持節解縛焚櫬
延請相見檢御將士無得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
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漢主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
車諸王駙馬都尉漢羣司各隨高下拜爲王官或領
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
中諸郡艾聞黄皓奸險收閉將殺之皓賂艾左右卒

以得免姜維等聞諸葛瞻敗未知漢主所嚮乃引軍東入於巴鍾會進軍至涪遣胡烈等追維維至郪得漢主勅命乃令兵悉放仗送節傳於胡烈自從東道與廖化張翼董厥等同詣會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於是諸郡縣圍守皆被漢主勅罷兵降鍾會厚待姜維等皆權還其印綬節蓋　魏之伐蜀也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百姓未服今又勞力遠征敗於不暇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丕叡承之刑繁役重東西驅馳無有寧歲司馬懿父子累有大功

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苦民心
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
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本根固矣姦計立
矣今蜀閹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敝
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彼彊弱不同智算亦勝因危而
伐殆無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憂也吳人笑其言至
是乃服　十二月乙卯以鄧艾為太尉鍾會為司徒
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
艾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艾以書
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

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煑鹽興冶爲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爲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封禪爲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爲之宮舍爵其子爲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使監軍衞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

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塗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埶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國家計也鍾會內有異志姜維知之欲構成擾亂乃說會曰聞君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震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邪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爲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它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

是情好歡甚出則同轝坐則同席會因鄧艾承制專事乃與衛瓘密白艾有反狀會善效人書於劍閣要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悖傲多自矜伐又毀晉公昭報書手作以疑之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辰詔以檻車徵鄧艾晉公昭恐艾不從命敕鍾會進軍成都又遣賈充將兵入斜谷昭自將大軍從帝幸長安以諸王公皆在鄴乃以山濤爲行軍司馬鎭鄴初鍾會以才能見任昭夫人王氏言於昭曰會見利忘義好爲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及會將伐漢西曹屬邵悌言於晉公曰今遣鍾

會率十萬餘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任不若使餘人行也晉公笑曰我寧不知此邪蜀數爲邊寇師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彊使之適所以爲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如卿慮何憂其不能辦邪夫蜀已破亡遺民震恐不足與共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會若作惡祇自滅族耳卿不須憂此愼勿使人聞也及晉公將之長安悌復曰鍾會所統兵五六倍於鄧艾但可敕會取艾不須自行晉公曰卿忘前言邪而

云不須行乎雖然所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耳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頗疑鍾會不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鍾會遣衞瓘先至成都收鄧艾會以瓘兵少欲令艾殺瓘因以爲艾罪瓘知其意然不可得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軍稱奉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雞鳴悉來赴瓘唯艾帳内在焉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徑入至艾所居艾尚卧未起遂執艾父子置艾於檻車諸將

圖欲劫艾整仗趣瓘營瓘輕出迎之僞作表草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丙子會至成都送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艾父子旣禽會獨統大衆威震西土遂決意謀反會欲使姜維將五萬人出斜谷爲前驅會自將大衆隨其後旣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爲五日可到孟津與騎兵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會得晉公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獨辦之今來太重必覺

我異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丁丑會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爲太后發哀於蜀朝堂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司馬昭皆班示坐上人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城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衛瓘詐稱疾篤出就外廨會信之無所復憚姜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盡坑魏兵復立漢主密書與劉禪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欲從維言誅諸將猶豫未決會帳下督丘建

本屬胡烈會愛信之建愍烈獨坐啓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紿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淵曰丘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棓數千欲悉呼外兵入人賜白帢拜散將以次棓殺內坑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夜轉相告皆徧己卯日中胡淵率其父兵雷鼓出門諸軍不期皆鼓譟而出曾無督促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會方給姜維鎧仗白外有洶洶聲似失火者有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机以拄門兵斫

門不能破斯須城外倚梯登城或燒城屋蟻附亂進矢下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軍士相得姜維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衆格斬維爭前殺會會將士死者數百人殺漢太子璿及姜維妻子軍衆抄略死喪狼藉衛瓘部分諸將數日乃定鄧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於檻車迎還衛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恐其爲變乃遣護軍田續等將兵襲艾遇於緜竹西斬艾父子艾之入江油也田續不進艾欲斬續既而捨之及瓘遣續謂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鎮西長史杜預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爲名士位望已高既無德

音又不御下以正將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候駕而謝頵頵恕之子也鄧艾餘子在洛陽者悉伏誅徙其妻及孫於西城鍾會兄毓嘗密言於晉公曰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及會反毓已卒晉公思鍾繇之勳與毓之賢特原毓子峻辿官爵如故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尸晉公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鍾會躬為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

不亦可乎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世明公讐對枯骨捐之中野豈仁賢之度哉晉公悅與宴談而遣之　三月劉禪舉家東遷洛陽時擾攘倉卒禪之大臣無從行者惟祕書令郤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禪禪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初漢建寧太守霍弋都督南中聞魏兵至欲赴成都劉禪以備敵旣定不聽成都不守弋素服大臨三日諸將咸勸弋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去就大故不可苟也若魏以禮遇主上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

拒之何論遲速邪得禪東遷之問始卒六郡將守上
表曰臣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
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貳晉王
善之拜南中都尉委以本任丁亥封劉禪爲安樂公
子孫及羣臣封侯者五十餘人晉王與禪宴爲之作
故蜀技旁人皆爲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充
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
全況姜維邪它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
不思蜀也郤正聞之謂禪曰若王復問宜泣而答曰
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

會王復問禪對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　初鍾會之伐漢也辛憲英謂其夫之從子羊祜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會請其子郎中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請於晉王王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歸癸巳詔以琇嘗諫會反賜爵關內侯

晉武帝泰始五年春二月濟陰太守巴西文立上言故蜀之名臣子孫流徙中國者宜量才敘用以慰巴

蜀之心傾吳人之望帝從之己未詔曰諸葛亮在蜀
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其孫京宜隨才署吏
又詔曰蜀將傅僉父子死於其主天下之善一也豈
由彼此以爲異哉僉息著募沒入奚官宜免爲庶人
七年安樂思公劉禪卒
九年　初鄧艾之死人皆冤之而朝廷無爲之辨者
及帝卽位議郎敦煌段灼上疏曰鄧艾心懷至忠而
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艾性剛急矜
功伐善不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竊以爲艾本
屯田掌犢人寵位已極功名已成七十老公復何所

求正以劉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鍾會有悖逆之心畏艾威名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即遣彊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誠自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官屬將吏愚戇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在困地狼狽失據未嘗與腹心之人有平素之謀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陛下龍興闡弘大度謂可聽艾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謚死無所恨則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爲陛下死矣帝善其言而未能從會帝問給事中樊

建以諸葛亮之治蜀曰吾獨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
建稽首曰陛下知鄧艾之冤而不能直雖得亮得無
如馮唐之言乎帝笑曰卿言起我意乃以艾孫朗爲
郎中
張溥曰蜀之亡也論者咸咎姜維有二失一則
數舉伐魏一則退屯漢壽然觀當日事勢伐魏
未必非也司馬師殺李豐等廢其主芳悖逆著
矣毋丘儉文欽起兵討師公惡彰矣師死昭立
則衆心未定諸葛誕討昭則義師再出昭弒主
髦則罪犯必誅使維伐魏時直聲司馬氏之惡

討其不臣與海內同仇昭必內恐魏朝智勇之士亦必不盡附昭國難方作大師臨之安在不可一舉克乎維計不出此徒勤於用兵使司馬氏反資外敵以自固君子於是知漢必不振矣夫師昭謀逆大臣懷憤當日司馬氏所惴惴者惟懼天下名之爲賊內外受敵勢將速斃蜀兵數至置昭不問昭得肆其强力弒少主讋國人措身磐石儼然若帝指麾之下制鄰國有餘鄧艾鍾會等能不馳驅奉命哉吳諸葛恪擊魏著論諭衆謂司馬懿隕斃其子幼弱專國厄會可

圖吳人不悅孫峻殺之恪身雖死言非大謬彼欲圖魏於懿死之時維不能討師昭於廢弑之際誠無策矣鍾會入寇維請後主遣張翼廖化分護陽安陰平黃皓沮止魏遂長驅鄧艾出奇趨涪諸葛瞻黃崇戰死蜀即挫傷尚堪背城決勝譙周再三勸降不知田横之恥而遽效劉琮之辱其誤國猶皓賊也後主既降維不能獨與魏抗不得已俯首於會因便構隙說會殺艾欲盡戮北來兵將即誅會而興漢其日月復明之秋乎巳建奏納親兵胡烈召子作惡亂兵爭奮

維會同死天欲亡漢豈人力哉晉劉裕使王鎮
惡沈田子克長安留義眞鎮守田子矯命殺鎮
惡義眞與王修殺田子旣復殺修關中大亂陷
於勃勃君門遠於萬里强將聚於一城鮮有不
變者也會懷異志艾更矜功共居新附之蜀必
不相下維說行誅戮用漢之舊復其故邦易誠
反掌須臾變起魚爛鳥焚其才能用會而不及
過亂兵將成復壞與關羽之敗沒諸葛亮之病
甍有同悲焉黃崇勸諸葛瞻速行據險猶豫未
納而敗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不克欲引還艾請

從陰平襲成都而勝國家之事存亡決於一言勝負分於一戰類如是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八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